

說部叢書

初集九編第十七

偵探小說

金絲髮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金絲髮

第一章

渴武者。少年偵探也。頗穎悟。是時警察署中。以克利司稱最。此外則當推渴武。一日顧予曰。君所著之勒芬浮斯案。雖屬離奇。而舉予所知。則有較異於此者。今請爲君述之。於是趨近火爐言曰。星期晨。予在車站交界處某室。有一中年婦人。入門。狀頗張皇。卽問何爲。彼徧視室人言曰。我欲請偵探耳。昨夜屋內失一女子。言時。若甚憂戚者。予問曰。失女郎耶。何等女郎。居屋何所。此婦目予曰。君年殊弱。此間復有他人乎。適克利司過前。予遂聳肩示之。婦乃回顧克利司。趨而語之。喁喁然其聲甚細。予聽之不甚了了。然見克利司手足舉動。有驚奇狀。適予將他往。而總裁進問克利司。何在。有事欲見。克利司聞言。乃舍婦赴之。經予前。謂曰。請君偕是婦往勘。如有所商。候人。吾。吾。兩。句鐘內。吾候於此也。於是舉手示併者。喊利使先。乃與是婦接談。詢曰。夫入。審。何。明。失。女。予須偕往查勘也。婦指克利司問曰。此君命汝耶。時克利司背予。

而立。與總裁絮語。予點首然之。

於是婦卽偕予出。且行且告曰。妾自愛文鋤路第二號勃來克屋來。予乃知克利司向之驚狀。因是屋爲著名大廈故耳。婦又曰。所失女郎。乃爲吾曹縫衣者。昨夜失所在。噫。被人挾去矣。然吾知彼必不願。妾拚將所存銀行養老錢。爲彼馨用無餘。必當蹤跡得之。予問此女郎與若係何戚屬。則曰。否。乃妾之契友耳。於妾固當有庇護之責。言時。已行至通衢。是婦掉臂直視所經屋。復曰。克利司已許我。不知果能尋獲否。予曰。倘獲證據。不難得其蹤跡。因問是女性名。夫人何以知其非自願走失。婦亟曰。否否。此女固貞潔自好者也。先生見其臥室。乃知彼等必自牖越出。挾之行。予曰。所謂彼等者。何許人也。曰。妾何能知執此女者。予思克利司或能理之。不覺喟歎。婦曰。豈君不信是女之被劫耶。予曰。信與不信。非夫人所知。於是彼又向頗遠之捕房注視而言曰。若克利司則信妾言也。予笑曰。夫人曾告以是女若何劫去乎。彼曰。然。克利司亦謂或者如是。且妾固聞女舍喧譁聲。子接問曰。夫人聞喧譁聲在舍中耶。未

知在何時。彼曰。約在十二句半鐘。時已酣寢。妾爲之驚寤。予曰。請問女郎臥室。與夫人臥室位置若何。曰。臥處皆在三層樓實一室中隔薄牆。渠在後而妾在前也。予又問此婦之執業及何因居勃來克屋。婦曰。妾爲勃來克管屋者。蓋以渠尙未婚娶故也。又問是夕是否聞聲驚寤。曰。然。先是妾疑此聲發於鄰屋。傾聽之。知在女舍。胸中頗異。不得其故。彼固一好女子。固一闔城無出其右之女子。即君亦不能妄加譏評。予強顏附和曰。然。固好女子。婦又曰。頃之聞彼舉手自批聲。妾卽起身。啟門潛往女臥室外。叩其門呼之不應。又呼之。渠始問我何爲。我謂聞汝舍有聲故來。渠曰。無之。乃鄰人聲。我遂請恕冒昧返。自此不復聞聲。迨清晨至彼室。則女郎不知何往矣。但見窗牖洞開。室內几案錯亂。有爭鬪狀。予曰。匪人攜女自牖躍下耶。婦曰。此屋有梯。可通三層樓。或拾級而下。亦未可知。予曰。然。則彼固願隨之去耳。婦瞋曰。妾早告君。彼乃一好女子。君胡猶不之信耶。止步與予辨。謂彼節操自持。設爲匪人所劫。恐有性命之虞。曰。君特未見其人。不之信耳。予曰。彼貌美乎。言次。見路人注意吾等。乃促

令前進。

婦聞予問其貌頗驚訝曰。予不知何者爲美。君意何者爲美耶。言次。予遂有一種奇想。環行腦際。覺彼婦之口別有深意。使予注意女郎之品行。乃問勃來克知其事否。婦曰。彼安能知。早餐時妾往告之。彼素不關心僕事。故託之妾耳。予又問勃來克知夫人。告警察長乎。曰。否。君若無用其人。則彼亦不必求知此事。彼於世事絕不相涉也。予曰。然則夫人之告彼。彼奚言。曰。妾屋主在餐室中閱報。聞失女事。彼惟蹙額而已。曰。夫人亦不復言乎。曰。然。妾知彼不喜多言也。此婦之意。欲置勃來克於局外。而予未見其人。安能決之。復問女郎之名。曰。名愛密來。言時已至一古式大屋。卽紐約貴族勃來克所居也。則見喊利潛立廊下。蓋彼已先予至。候予之手示以報克利司之欲來與否也。予遂與彼畧一會意。已而轉向此驚恐之婦而問曰。今未承勃來克允許。安能登樓耶。婦曰。君隨妾後可也。勃來克來不見則已。如見則渠亦不問。旣至梯門。婦取鑰匙。予等遂入。

第二章

前節請予偵探之婦。其名爲達尼爾。旣導予登樓。至女臥房。行經客所。見陳設華美。屋雖舊式而深闊。然牆壁之雕鏤。頂板之藻繪。與今愛文鈕第五路屋。有霄壤之別。予見廣廈亦多。未有如此者也。默念在渠渠廈屋之中。任偵探搜勘。不覺心生敬畏。及至失女臥室。尤爲留意。以爲此案之大關鍵在此。惟未知達夫人言果實否耳。予將所察者爲君述之。

先是予見此屋器具。雖較廳事之陳設稍樸。然其奇巧。已非尋常可等倫。疑非縫衣女所居。達夫人見予涉疑。卽言曰。此屋明靜。宜於緘捫。愛密來初至時。妾即安寢其前。見渠固潔淨一好女子。必不擾亂吾器用。遂與前後同居。言時。予見寫字檯有墨水瓶一。其蓋啟用未合。又有花瓶一中。挿將殘玫瑰花幾枝。予且視且思。不作一語。後予查得三證。(一)昨夜是女未寢於榻。(二)遺有相鬪形迹。門帷撕碎。中有一椅。一足折而仰地。(三)彼等自窗中越出。予曰。今晨夫人見此門。已不鎖乎。婦曰。然。又指房外。

路徑曰。自予房至彼房。必經此。予遂步至窗前。見有新屋一所。其脊與窗檻作水平線。方知深夜中自窗越出亦易易也。

婦曰。彼等挾愛密來可自窗出乎。予曰。容再察之。予遂躍登屋上。回問愛密來衣服有遺失否。渠卽轉身啟櫃檢視。復曰。除一幅一大衣及……外。無所失也。予問曰。及何物。彼閉櫃言曰。無他。玩物而已。予大異之。曰。玩物乎。若攜玩物而去。則固從容。非迫脅也。婦語塞。有吞吐狀。予不禁大忿。欲棄此不顧。旋見其猶豫言曰。妾不能知其故事。關重大。無論若何。終當覓見。予驟聞其語。思終當二字。雖爲鈕約婦女口頭禪。而此則似非無意云然。因問何謂終當。夫人豈殆知其必歸耶。婦曰。君猶不知我愛密來姑娘之爲人耳。吾信彼雖落匪人之手。必不甘心久匿。會當乘機逸歸。此固妾夙夜之所祈禱者也。予見彼懇意至情。此心復熱。問曰。然則勃來克豈不干涉此事乎。婦面驟作灰色。曰。妾早告君。勃來克不涉僕人事也。

於是予又視屋內。夫人在此已若干載。答曰。妾本侍勃來克之父。今其父逝世已

年餘矣。予曰。然則其父故後。卽與勃來克同居乎。曰。然。又問愛密來姑娘來此之久暫。曰。近將十有一年。又問是否阿爾人。曰。否。乃美國人。彼非常人也。君知之乎。予曰。何謂。豈嘗受教育者。曰。然。彼敏捷過人。甚喜讀書。君諒已知之。是時達夫人殷勤殊甚。似欲予告以所未知者。而其欲言又止。一段神情。不知何故。予問曰。不知夫人何處雇得是女。當其未來之前。棲身何地。曰。妾固未嘗問彼。惟因愛彼之故。雇使縫衣。並無介紹人。妾實不能答君。予曰。彼侍夫人勤乎。曰。頗勤。予曰。然則彼常出外。及有外人探訪乎。達夫人竟搖其首曰。否。是時予知徒問無所得。不若一勘爲愈。遂向屋頂前行。而默思女子爲強暴所劫。性命不可知。然又若自甘隨去。此案不難破。達夫人如出賞格。則旦夕間必有送女來者。何爲妄費脣舌哉。雖然。彼旣邀予來此。予當盡力考察耳。或者尙須克利司來。予將細審前後以告之。

行及屋邊。懼或失足。轉進數武。免致墜下。然知自此遁去不難。惟竊訝弱不禁風之女子。何亦能之也。當予轉步處。俄見瓦上有斑痕。予遂細審之。乃點點凝血。殊鮮明。

循迹向窗點滴蓋多不可數有一滴適在檻上予入視之有毯鋪地而毯係褐色模糊莫能辨其有無血跡達夫人呼曰君觀何物予指檻上凝血示之曰夫人見此耶彼視之驚呼曰血……吾之好女子已被若輩刺死矣面色頓白肢體震動不已是時予已查畢達夫人曰君以此爲愛密來姑娘之血乎予視凝血最多處言之曰揆之情理當是愛密來姑娘之血彼益悲憤曰此眞意外之變也先生有善策耶何以治之噫……予曰宜請克利司來此商酌遂至窗前與喊利作一手號請克利司婦曰卽頃妾所見其人乎曰然曰彼固能者妾甚願其來予屏息以待手錄所查各件頗少乃至寫字檯查無信札文件僅有筆墨等類衣櫃上則散置水刷及髮針可知其時女郎適在理髮又見縫衣室內並無縫衣之物種種情形予查得者僅此予初以爲此案易破而今所勘無濟於事懸猜克利司來或有他策必爲之一變。

無何克利司至樓下僕人導引至梯遂拾級而登再上則三層樓矣旣至予前予思彼問達夫人後其所得證據必有異予可乘機察之詎克君旋下一若別有所得者

然。予亦隨之。時達夫人在第二層廳事間。克君趨問所失之女郎面貌若何。及其目其髮若何。達夫人訥然半晌曰。君欲周知其人。妾請介紹一女孩與君相語可乎。妾則……言至此。卽去。克利司時正仰視柱上花瓶。呼曰。來來。未幾。達夫人攜一女孩至。衣白衣。貌頗修整。曰。渠名法乃。與愛密來姑娘稔。君如有問。問渠可也。又低聲謂克曰。妾告彼君有姪女。出外久不歸。疑是吾家女郎。故來訪問。克利司目視電燈。佯爲點首狀。遂以問達夫人者。問法乃。法乃從容答曰。然。愛密來姑娘頗有姿色。面白如吾衣。髮甚黑。目珠如點漆。惟頗羸瘦也。言已。反已。自觀作一不可思議之不足。意狀。達夫人注視法乃。頗覺自得。予乃轉問達夫人。法乃姑娘之言信乎。達夫人曰。女孩子豈有謊言。愛密來姑娘之容。果羸瘦也。言已。促法乃去。克利司止之曰。汝言彼之髮與目甚黑。然則較黑於若者耶。法乃狂笑曰。然。克利司曰。可否任予一觀。於是法乃去帽。克利司笑曰。甚美甚美。遂問達夫人曰。此間復有女郎乎。予想夫人必復有女郎在也。達夫人曰。然。尙有二女。克利司曰。彼等容貌如何。曰。亦與愛密來髮

鬚。

旣而法乃入內。克利司曰。吾曹可至庭前查驗。遂相率下樓。俄見一人自外來。手其冠。知爲房主勃來克。予等恭立不語。達夫人則更頸赤。勃來克儀表翩翩。略有驕矜狀。未免貴公子習氣。徐步至前。而窗中光線。直射其面。益顯冷淡自大之傲容。予遂退至幽僻處。不欲與之接談。而克利司反是。大步直前。鞠躬言曰。勃來克先生久仰風采矣。勃來克正止步凝視。見一人突前。不覺作驚回禮。旁觀竊視克利司笑容可掬。而勃來克尙矜態未除。克利司敗口曰。僕名克利司。自警察署來者。聞第中縫衣女。昨夜失去。故來此查勘。勃來克皺眉。顧謂達夫人曰。若以此爲重要事耶。何至驚動警察。達夫人囁嚅答曰。然。勃來克忽然作色。視達夫人不已。旣而曰。予意是女必能自歸。若不……言至此。忽止。聳其肩。旋去。手套。克利司言曰。此事殊奇。女郎之失。恐爲識者所誘。否則爲匪徒劫去。勃來克曰。誠如君言。予惡可不問。惟……言至此。聳肩若有狐疑。察其容色。似仍泰然無關者。而達夫人則震慄不已。往前數武。似欲與。

勃來克有言。卒仍郤步至故處。癡若木鷄。克利司曰。君若往樓一觀。則見證據厯厯。知予等之爲事不苟也。勃來克率爾言曰。予早知其有證也。如有疑難處。予或能爲解釋以助君。遂轉問達夫人曰。彼臥室在何處。達夫人視予而言曰。在三層樓後房。因此室寬大。光綫與縫衣適宜也。且彼亦頗美。勃來克正著手套急搖其手以示不欲聞已而促達夫人導引登樓。是時達夫人驚慌之色見於面。向克利司低聲言曰。不料君與勃來克登樓。想君欲將帷破椅倒窗開及……告知彼也。時克利司勃來克已登樓。達夫人自言。但聞喉中微作聲曰。上帝乎。誰能知此耶。匆匆亦登。予乃步其後。

第三章

當予再登樓時。勃來克已在內。視克利司所指證據。皆爲予所敬畏。勃來克之帽。仍在手中。嚴肅之貌。凜凜可懼。達夫人掩立室隅。克利司曰。勃君。觀此不及收拾之衣服。可知爲人逼之使去也。遂欲啟其衣櫃。達夫人呵止之。曰。君知貞潔女子不欲令。

其。裹。衣。見。人。乎。克。利。司。從。之。曰。恕。予。冒。昧。達。夫。人。身。倚。櫃。旁。目。光。猛。視。勃。來。克。以。爲。
彼。舉。動。野。蠻。不。知。秘。密。權。所。有。勃。來。克。言。曰。君。等。以。所。知。者。告。予。予。將。他。往。矣。予。觀。
此。案。有。意。外。之。異。願。以。此。樓。屬。君。任。意。搜。查。遂。作。禮。而。別。達。夫。人。偶。自。衣。櫃。起。立。片。
時。克。利。司。乘。機。啟。之。見。面。鋪。素。巾。一。揭。去。則。有。墨。綠。絲。衣。一。襲。裝。飾。精。美。摺。疊。整。齊。
花。邊。領。一。以。時。式。金。針。連。之。又。有。殘。花。圈。一。若。供。於。墓。前。爲。紀。念。所。用。者。吾。儕。注。視。
達。夫。人。見。其。形。色。不。似。勃。來。克。在。房。時。之。悚。懼。從。容。言。曰。此。等。華。麗。之。物。皆。愛。密。來。
昔。所。帶。來。妾。知。其。非。尋。常。婦。女。乃。好。爲。行。樂。者。也。克。利。司。遂。取。其。絲。衣。針。領。一。細。
視。仍。安。置。如。故。閱。五。分。鐘。後。克。忽。不。見。予。少。停。亦。下。樓。見。克。自。勃。來。克。私。室。出。殊。有。
得。意。之。容。予。意。其。故。意。欺。弄。人。抑。或。已。得。此。案。端。緒。克。曰。美。哉。室。乎。惜。君。未。嘗。考。驗。
也。予。趨。前。止。之。恐。爲。達。夫。人。所。聞。曰。君。決。予。未。嘗。詣。彼。耶。曰。然。是。時。吾。曹。已。至。庭。前。
惟。予。熱。血。上。升。不。能。自。主。乘。彼。與。僕。人。戲。謔。時。予。卽。潛。入。勃。來。克。室。此。所。謂。賢。者。見。
機。而。作。也。是。室。陳。設。簡。陋。初。非。予。意。念。所。料。中。分。二。室。一。藏。書。籍。一。藏。彫。像。地。板。平。

滑無毯。獨有粗氈一小方。不在室中。亦不在大爐旁。而在室之偏隅。仰視壁間。則有一觸目感心之物。在乃一婦人之小影片。齒約中年。美豔絕倫。而其修眉壓月。轉盼流波。尤足令人魂銷魄蕩。惟膚色略紫。戴黝帽。不以爲嫌也。

予思此婦殆勃來克之姊乎。往近細觀。影架片觸首精巧之技。幾致損壞。予暗自笑。然審知是婦目色與勃來克同。惟較美亦較威猛。既而欲復檢他物。達夫人已在旁。予殊驚愕。達夫人曰。此吾主人勃來克之臥室也。不許他人擅入。卽僕侍等人不命之進。亦不敢進。能入者惟我而已。予初欲察克利司所奇者何在。而現已被阻。不得已答曰。請恕之。予自門外見小照豔絕。故敢闖入以飽眼福。彼誠美人哉。何其神似勃來克也。得非其姊妹行乎。達夫人閉門曰。否。乃其堂姊耳。於是予又得一新聞矣。頃之克利司忽來。向達夫人曰。予友告予云。卿於此事頗急。願捐多金以尋女也。然否。彼曰。然。盡力而已。予惟有洋數百元。存在銀行。君可藉此爲費。予饗人也。所可許者。惟盡予所有而已。是時彼面忽如渥丹。繼言曰。是女偷能尋見。則任君取所當得。

我能善之。克利司匆匆問曰。然則聽其自然。卿以爲彼能歸來乎。達夫人曰。如能。則彼必歸來也。克利司曰。豈彼繫念家鄉而不願舍耶。達夫人曰。非特愛家鄉。且愛予也。如非爲彼等所脅。則彼必不舍予。彼雖不告而去。而貞潔如彼。決不汚於強暴。雖置彼於死地。吾敢信其不爲所動也。克利司問曰。何謂彼等。曰。因予聞女舍喧嘩聲也。克利司曰。若卿復聞此聲。則能記識否。彼曰。否。克利司異曰。予所以問此者。因有人告予云。邇來勃來克所留之男僕名亨雷者。當愛密來過彼時。彼常目逆送之。達夫人厲色而對曰。否否。亨雷極守分。予并未聞此事。言已。又狂呼曰。愛密來是一：一是一婦并：一克利司慰之曰。蝦不跳。水不動。蝦若跳。水必動。此之謂矣。吾曹執業偵探。理當隨事著想。曰。惟不可思入歧途耳。克利司以大指玩帽邊曰。如卿能告予爲何尊崇是女。則此案易辦矣。因是女之歷史。卽破案之原由也。達夫人蹙頰而言曰。豈予未嘗告君耶。予實不知歷史之要領。果何在也。彼自二年前爲予作工。初意永與吾同好。不意忽遭此變。克利司曰。然則汝決不願告予矣。達夫人躊躇不決。

復言曰。予不意君所欲知者竟在吾所知之外也。然望君毋誤會如愛密來或有祕
密事亦於此案無涉斷不能爲君之偵探料也。

克利司見彼固執不言。知不能以恫嚇逼之。遂任其自然。略問數語曰。事雖若是。而
取去之玩物。究屬何物。望汝爲吾言之。彼曰。玩物之失。於本案更無涉。想此女必視
爲要物。不得不攜去耳。克利司起言曰。吁。汝困我以棘手之事矣。然予非畏難而止
者。必盡吾力。終令水落石出而後已。但汝當助予一臂之力。達夫人曰。助爾何如。克
利司曰。卿雖謂彼必歸來。而終疑信參半。故莫若登報訪求其詞。但云女友念女甚
切。每欲與之相見云云。達夫人曰。不能。予恐……克利司曰。如何。達夫人曰。予思不
如直露吾名之爲愈。克利司曰。任汝爲之可也。是時予始曰。莫如加入有人以此女
蹤跡報告者。則受賞云云。爲妙。克利司曰。唯。唯。是時。達夫人雖蹙頰。繡眉。而時勢至。
此不得不從頃之略談前夜女所縫之衣等語。予等遂辭出。

第四章

吾儕旣出復在屋外履勘冀有所得。克利司曰。是事奇奧之至。又指梯而言曰。愛密來居此一載。門徑熟悉。何不由梯下而越窗耶。吾知之矣。彼特以眩吾目耳。若無凍血之證。予將疑愛密來私奔也。今予所急欲查得者。彼之容貌。現所知者。惟黑髮黑目及瘦容而已。然紐約甚大。安能尋此女乎。言次。忽狂呼曰。勃來克來矣。或可得容貌批評於彼。乃恩恩向前展問數語。勃來克注視克利司而答曰。予悶甚。非不知彼之容貌。與本案大有涉也。惟予於彼之容貌。除告君外。實他無所知。今晨不已告君乎。昨夜予尙不知屋內有是女也。克利司又致敬詢之。彼曰。唯唯。予雖曾覩彼。而不能以言語形之。予素憚與諸僕廝交接。此女之長短黑白。或妍或媸。予之不知。亦猶君耳。言已。又嚴色問曰。君所詢止此乎。克利司又詢其諸僕。彼凝視多時。致敬而言曰。予諸僕惟亨雷最忠介。特好自專而凌人。故辭退之。此後不知其蹤跡矣。克利司遂與揖別。彼昂首而行。復返房內。是時偕行者。惟吾二人耳。予曰。予不願探此案。因彼有意藏匿。使人無所著手。克利司視已地上之影曰。君毋然。天下事皆須歷無限。